



三江月

竹篱瓦舍

 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
 2025年3月29日 星期六


梦中的水乡， 记忆里的粮站

□童鸿杰

安乐桥

合兴村，位于宁波北仑小港街道的南部，由直下河、包家、斗底陈、大徐、高俞、龙寺庵等6个自然村组成。

该村土地肥沃，山林葱郁，虽然没有太多历史古迹，但是拥有江畔营地、龙舟公园和荷美营地，水乡气息特别浓郁，被称为宁波最值得游玩的乡村之一，而对于童年时期，无数次走近它的人来说，那些悠悠流淌的春江水，又承载着多少的幸福记忆。

A 春雨如烟。江面上，捕鱼人穿着蓑衣，驾着小船，正在放网。远处，一艘大船驶来了，捕鱼人将小船横在一旁。大船驶过，微微鼓起的白浪潜向小船，好似没有波澜，可撞船身，却猛地裂开。小船轻摇，那浪花却不肯停歇，它越过小船，一层层向前涌去，最后在一座长桥下，与桥墩碰撞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溅起雪白的浪花。

这是童年时，安乐桥在我心中定格的一幅画面。

安乐桥全长61.5米，面宽2.4米，高4.4米，位于直下河村东侧。该桥东西走向，横跨小浞江，为六墩七孔的石梁桥。我们当地人称之为“七眼桥”。它的桥墩，是木桩基础加上条石叠砌，墩顶是二层的伸臂式石梁。桥面由三块石板梁并列铺砌，两旁设置了条石栏板，望柱同栏板之间，是用榫卯结合的。桥面的中间，有微微的拱起，雨过天晴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条灵动的彩带，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飘逸。

安乐桥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清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，当时小浞江水流湍急，时常有船翻人亡的事故发生，当地人就建了安乐桥。1987年，因为一次车祸，安乐桥北岸的的石板梁塌落，墩台倾斜，进行过一次大修。2007年，考虑到安乐桥的使用年限，政府在安乐桥的北侧另造了新桥，对安乐桥进行了封堵保护。检查发现，桥一侧的桥栏接近断裂，于是用不锈钢护栏对桥体进行了保护，并开始禁止通行。

所幸，我是曾在这座桥上流连忘返的人。1984年秋到1986年夏，我在下部乡中心小学读书，每天都要走过这座桥。我记得，当时桥上有很多人来来往往，其中有个货郎，他的手里，拿着个小铃铛，边走边敲，“当，当当，当当。”那清脆的响声，像春风拂面，像春雨绵绵，又像眼前这安乐桥下的春波，层层叠叠，明明灭灭，染绿了江南岸，勾起了少年情怀。



合兴村里的廊桥“民安轩”

B 又是一年春天到了。没想到，这个春天来到合兴村，会遇到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如芬。趁着休息的日子，她领着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。

这几年，合兴村真是大变样了。路旁、江边，房前屋后，都被花木簇拥，有空隙的地方，都种上了桂花、甜竹、樱花和香樟。村子里，还有一座木质古风的廊桥，叫“民安轩”，也叫“虞家桥”。

那一天，我看见好多人坐在廊桥下，一边聊着家常，一边晒着太阳。还有一些阿姨婶婶，在桥边的埠头上洗衣服，洗着洗着，啪的一下，把衣服扔到了光滑的青石板上，然后挥起手中的棒槌，不断捶打。啪嗒啪嗒，听着那充满韵律的声响，我看到一个黄色的风车，在眼前转啊转啊。

听周书记说，这几年村里引入了专业团队，对基础设施、人居环境等进行全方位升级。比如，闲置的老年活动室改造后被升级为“舟陌茶咖”，茶咖空间的廊下有露天桌椅，坐在那里，两侧河道上的清风来袭，带着流水的清新，带着樟树的香气。真惬意。

茶咖的旁边，是龙舟公园，已经连续举办了多次龙舟赛。就说去年端午节那次吧，公园里，锣鼓喧天，呐喊声一浪接一浪。呐喊声中，龙舟上的人们越发精神抖擞，他们手中的短桨，在江面上一起一落，激起阵阵浪花，化作彩珠飞扬。

龙舟公园的入口处有一个和谐亭，亭边有红色的字体景观、亲水平台和慢行步道。慢行步道沿着河畔分布，两旁各有一排绿树，走在树下，自带凉爽。公园的对面是江畔营地。除了木板步道，还有龙舟、浆板、木船、木屋和船型的帐篷。我走过去时，正看到有几户人家在露营，过去一问，是从鄞州过来的。有山有水有风光，有茶有咖啡有烧烤，好地方啊，好地方。听着游客的夸奖，旁边村里的阿婆露出了会心的微笑，“我们这里还有人来举办草坪婚礼呢。”

C 阿婆的笑脸，让我想起一个人。合兴村，是我曾祖母的娘家。曾祖母有个妹妹，我叫她小阿太。小阿太喜欢我，每次见面都会给我好吃的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小时候，我很喜欢跟着父亲去合兴，当然也包括交公粮。

交公粮的地方，叫大徐粮站。据周书记介绍，新中国成立前，这幢房子曾经属于一户叫“徐小辨”的人家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房子收归国家，建起了大徐粮站。

记得每次去粮站前，父亲还在装船，我就已经欢呼雀跃了。到了粮站码头，我总是第一个跳上岸去，把船绳缠在木桩上。那时候，码头上的人可真多。挤来挤去，抢来抢去，好像交了公粮会有什么额外的奖励。有一年，我父亲的扁担不知道被谁拿走了，后来他借了根撑船的毛竹，挑着那些稻谷，走到了粮站里。

当时粮站的操场上，摆放着好几台扬谷机。谁家的箩筐里被查出来杂质，工作人员就会指引他们去扬谷。扬谷机像一个大型的吹风机，把稻谷从上面倒下去，然后用力摇动风箱的摇臂，扬起的大风吹走尘土，吹走沙粒，最后把沉甸甸的谷子，留在了青瓦白墙的仓库里。

那时候，父亲总能顺利交出公粮，然后高兴地摇着空船回家。在吱呀吱呀的摇橹声里，我躺在船头，感受着父亲身上使不完的力气，也想着一会儿该怎样从船头跳到河里，那“贯河”的滋味，多么地惬意。

“你看，那是荷美营地。”周书记的话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荷美营地是网红打卡地。夏天的时候，这里的荷花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开得又鲜又大。圆圆的大荷叶，挨挨挤挤，铺天盖地。每当风儿吹起，荷叶“沙沙”作响，好像在说着什么悄悄话。

还是春天，荷花还在沉睡。但是那块区域，已经有不少鱼在游来游去。它们自由自在，追逐嬉戏，似乎习惯了经年潜游，从不曾离去。

我也不曾离去。或者说，我离开过这里，又回来了。在这悠悠的春江水中，我追问过人生的谜题，追寻过岁月的踪迹。我能看清眼前这浪花的姿态，却看不清它蕴含的秘密，于是我想化身鱼。一条在时光中自由游弋的鱼，肯定能清楚地回溯历史，一年两年，十年百年，两百年的合兴村，春潮汹涌扬帆起，乘风破浪潮头立。



龙舟公园里的凉亭